



《时间超市》:

世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汤锐

小时候,我们听过关于宝葫芦的民间故事,有了那个宝贝,数不尽的好吃好玩的东西便可滚滚而来。在《时间超市》中,也有一个貌似宝葫芦一样的宝贝,这就是时间信用卡(身份证),每个持证的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时间超市中“白拿”他们想要的各种好东西,而不必花费一分钱。所以,《时间超市》的小主人公(一群小学生),便拿着从爸爸或妈妈甚至老板家长的下属那里弄来的身份证,在这个奇怪的超市里大肆劫掠各种高档玩具和零食之类。

然而,世上并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都是被明码标价的,包括时间。在宇宙洪荒之中,时间似乎是一种取之不竭之不尽的资源,然而时间从来都是用生命去丈量的,时间的价值是由生命创造的价值来界定的。于是,一场突如其来愈演愈烈的恶性瘟疫“急性衰老症”揭开了时间超市不可告人的黑色秘密。信用卡是商业社会兴起的现代化金融工具,它给当代人的消费观念带来了颠覆性的影响,“透支”这一超前消费方式已经渗透到了方方面面,人们不仅随意透支自己的财富,甚至还要透支上一代甚至上两代人的财富。“啃老族”的出现固然与独生子女政策、超前消费观念成风等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但也深刻反映了人性的某些劣根性,其本质无异于是在透支上一代甚至上两代人的生命。在《时间超市》中,那些刷着父母的身份证在超市里肆意无忌地“白拿”的小学生,简直就是当下“啃老族”的一个绝妙写照。而“急性衰老症”大规模爆发,正是因为父母们的时间(生命)被堂而皇之地用来“透支”造成的,不劳而获必定有人得为此买单。

《时间超市》对当下的社会现实有着相当



贴近和逼真的描绘。在童话中,小主人公们是一群当代城市小学生,作者生动地描写了他们在消费时代所受到的种种物质诱惑。我们看到,这些孩子们的课余时间几乎完全被五光十色的电子游戏、智能玩具、花花绿绿的零食所占据,并且相互攀比,有了一个好玩的智能玩具,还想要更好的更高级的,要别人比下去。物质的丰富带来了消费欲望的膨胀、消费观念的扭曲,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下普遍的社会现实。

欲,一方面带来对财富的不尊重和浪费。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为了争抢班级小伙伴们的崇拜,孔小丘和庞达虎两人的“玩具军备竞赛”也愈演愈烈、不断升级。

《时间超市》故事情节融悬念、童趣和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于一体。作品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作者对儿童生活和儿童心理的烂熟于心,将儿童的好奇心、对玩具尤其是对智能玩具的热爱写到了极致,故事的起承转合都与玩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特别是孔小丘对各种智能玩具出神入化的操作过程,给作品带来了极强的动作性,颇具生动鲜活画面感。当爸爸妈妈罹患“急性衰老症”性命攸关之际,孔小丘从伤心欲绝到疑心重重再到幡然醒悟,在同学兰叶子和庞达虎的配合下,几经波折、惊险跌宕,与时间超市阴谋背后的外星怪物斗智斗勇。作者生动地描写了每一个环节中主人公与玩具的奇妙互动,譬如孔小丘操作微型航器刺探时间超市店主的古怪行为,揭秘店主这个外星恶虫想要攫取人类生命的惊天阴谋;又譬如孔小丘用从超市拿回来的各种遥控智能玩具组成了一支“遥控玩具军团”,到时间超市去制造混乱以便趁乱释放被外星恶虫攫取的宝贵时间;再譬如孔小丘脚踏滑板在超市货架间与外星恶虫进行惊险追逐……

不难看出,这是一部童趣十足、充满明快节奏和动作性的、将童心童趣与严肃深刻的社会批判性主题熔于一炉的作品。孔小丘的同学兰叶子有一句话说出了《时间超市》的主题:“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东西,想要什么都得靠自己的努力。天上是不会掉馅饼的,如果有,那就一定是陷阱。”

为“格桑花”而歌

——简评白玛娜珍《高原上的小星星》 □胡沛萍

深切地关注人的现实生存境遇和着力探求个体精神世界,是白玛娜珍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一个比较稳定的审美志趣。《高原上的小星星》带有其一贯的审美取向,如质朴典雅的文字、充满温暖的叙述笔调和富于同情体恤的情思等。但这部作品与以往在题材内容方面有着巨大差异,为我们打开并展现了—个全新而纯净、美丽而充满希望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跳跃着欢快的音符、映现着可爱的笑脸、飞翔着纯净的心灵、流淌着感人的情愫。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在高山之侧、大河两岸、草原之上的小主人公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绽放着自己晶莹的光芒。从他们明澈的眼眸和灿烂的笑脸上,我们能够感受到高原孩子成长的斑驳足迹,展望到高原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

当我们随着朴实清新的文字和舒缓温暖的叙述穿越在这群孩子生活的巨大空间中时,我们能够跨越地域的鸿沟,真切地体味到书中所讲述的故事所蕴含的甜蜜滋味,感悟到小主人公们生活情态的多姿多彩,领略到高原孩子们透明无瑕的心灵世界。同时,我们还会发现,白玛娜珍用深情关爱的笔触和写实记录的笔法所呈现的童稚世

界,会向我们展现一些从未有过的生活景象,会带给我们一些崭新的生活体验。

这部纪实性作品以相当独特的视角,描写、讲述了高原孩子的一些生活情状和不断成长的经历,揭示了他们丰富多彩、充满梦幻色彩的内心理。尽管这些内容还仅仅只是关于高原孩子的生活内容的零碎片段,但我们依然能够从中了解一群生活在独特地域中的孩子们的生活情状。这是一群与众不同的孩子,作品对这群孩子生活情状和心灵世界的独特描述和展现,在于把他们的活动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自然环境紧密相连,特别留意他们在自然环境里的行为活动和情绪表达,特别关注他们那些由无穷深邃的自然引发的天真无暇的奇思妙想。在此意义上,可以说这群孩子就是自然之子,是大自然的精灵。不管是在田野间劳作,还是在旷野山林间玩耍,抑或是在雪山上行进,他们都与自然相处得很和谐。他们与自然亲密无间的关系让人觉得,仿佛他们本来就是自然本身。大自然因为他们的存在而生气勃勃,他们因大自然的广博而灵动活泼。在他们身上多的是几分清纯、活泼、自然、健壮,少了人为的约束、拘谨和刻意的

雕琢。看着他们的身影,会让人不由得想起被尘封已久的充满着梦幻气息的童年记忆。

高原的孩子与大自然有着非同一般的亲密关系,他们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相依为命,这养成了他们天真、率性、自然而为的性格。但是,高原严酷的自然条件,也对他们的生存和成长形成了严峻的考验。在某些方面,他们不得不承受他们那个年纪不应承受的“压力”。幸运的是,这,这群由江河、大山、草原养育的孩子,在风吹日晒中同样培育出了乐观自足的生活态度和健壮、坚韧的体魄和品格。就像他们能够自由喜悦地享受高原的阳光雨露一样,他们也能够平静自然地面对高原的狂风暴雨,甚至承受命运的打击。高原气候的多变性、高原生活的多样性,赋予了高原孩子们圆润灵动、坦荡博大的心灵世界。因此,即使在生活看上去是艰苦的,生活物质资料并不充裕,但孩子们依然像高原上的格桑花那样以笑脸迎接每一轮朝阳。

阅读《高原上的小星星》,留给读者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一群天真、活泼、坚毅、善良的孩子们的生活情状和他们纯洁无瑕、博大灵动的心灵世界,还有作者别具匠心的



运笔行文,以及蕴含在运笔行文中的深厚情感。

白玛娜珍也是高原山水哺育长大的高原儿女,对于高原的这份养育之恩,她在自己之前的诗歌、散文创作中均有过表达。相比以往对个人生活的追溯、对家庭亲情的体味、对高原风光的描写、对热烈乡情的直接抒发,《高原上的小星星》通过描述一群孩子的生活情状来表达对家乡故土和人们的关心与眷恋之情,显得更为具体、更为切实,更有现实品格,也更具感染力。作品中所表达的对孩子们淳朴、天真、善良品质的赞美之情,以及对他们因条件所限而面临困难的担忧、牵挂等,像潺潺溪水一样流淌在字里行间,给平实质朴的叙述增添了感人的力量。

■关注

如果我们把进入新世纪后童话领域的创作和理论做一个对比,我觉得,我们的童话创作显然已走在了理论的前面。在我看来,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都充满了锐气,充满了创新意识。作者们没有满足于现状、满足于市场指数、满足于销售数据,作者们关注的是生活的提炼、内心的感悟和艺术的升华,关注的是特定儿童读者的精准传递,关注的是童话作为一种特殊艺术形式的个性化呈现。这是童话创作不断向前发展的一个特殊表征,这样的创作态势理应有相应的理论给予呼应才是。整体而言,当代童话理论研究滞后了。

艺术创新是个大话题。创新的指向是未来,但创新的逻辑起点是当下。一切真正有价值的创新都是当下的“产物”,创新不能脱离既有存在。创新不能脱离既有的整体环境、整体氛围、整体认知存在,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它都客观存在,必须正视。比如,读者的接受能力,就存在着一个当下整体的阅读理解能力和理想阅读理解能力两者之间的平衡问题。整体的阅读理解能力100年前、50年前、30年前和当下是有差异的。整体的阅读能力是一个流量变量,总是向上提升的。创作者当然需要对此有所了解和把握,否则你无从预设作品的阅读理解基点。而且,重要的是这涉及创新脚步迈得太大、太小,还是刚刚好的问题。在我看来,最好的创新是“刚刚好”的创新,也就是我一直强调的提前半步的创新。创新脚步迈得太大,读者无法接受,期待效果无从实现。创新脚步迈得太小,信息重复,实际效果近乎零。所谓“刚刚好”,说到底还是一个如何把握既有存在的问题。创作者对当下既有存在的把握越精准,越能创作出“刚刚好”的作品。

每位创作者都是不同的个体,都是独自的存在。正视个体的差异,寻找个体差异中的优势,发现自己的区位优势,这是创作出独特作品的关键。创新是与众不同,创新是人无我有,创新是人有我优,个体特质本身隐藏着巨大的创新能力。惟有遵从个体的差异,遵从内心的感受、体味和召唤,才有可能从同质走向异质,从共生走向独响;才有可能化平庸为灵动,化腐朽为神奇。个体差异是创作者创新的原点。有作为的创作者,从不追随大流,从不亦步亦趋盲从他人。任何脱离自身特质的创新都是不切实际的。

当然,创新也要避免陷入某些误区。创新不等同于读不懂。创新意味着与既有存在的不同,意味着创意和新意,而这一切的获得往往又离不开“陌生化”艺术手段。形式、创意的借重和运用。“陌生化”给读者带来的陌生感,因其非既有,不可避免会伴有“读不懂”等情形。但“会伴有”不等于“必须有”,历史上,既创新又极具可读性的例子屡见不鲜。怀特的“童话三杰”《夏洛的网》《小老鼠斯图亚特》《哑巴天鹅的故事》就是这样的佳构。20世纪初中叶,西方儿童文学界掀起了一场创新变革,变革的主战场恰好在童话领域。这场变革涉及方方面面,但就文体本身而言,核心就是“写实”大量介入“幻想”,“写实”与“幻想”彼此融合。作为独特的艺术存在,童话与其他文学样式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幻想空间的营造上。传统童话常常是作者营造出一个幻想空间后,主人公们可以在这个幻想的空间里自由驰骋,而这场变革要改变的恰恰是这种既定关系。怀特的三部作品完全打破了这种封闭的幻想空间。他全部采用的是双线结构,一为现实世界,一为幻想世界,而两个世界又适时交融,和谐共处。“写实”大量介入“幻想”,其实反而大大拓展了幻想的固有疆域。这种变革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作品牢牢吸引了读者。反思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童话的艺术探求,如果说在诸多优良中有什么不足的话,“读不懂”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在于:创新不可能排除读者的“读不懂”,我们应该努力去寻找那些可读好读又耐读的作品。

创新离不开参照和借鉴。很多人不愿意正视这个问题,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刻意回避。参照和借鉴本身就是学习的过程,并不低人一等。创新不等同于参照和借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参照和借鉴是创新的必要准备,是积极主动的;追随大流、盲从他人则是拷贝既有存在、重复被动的。真正的创新,是在参照、借鉴基础上的深化与发现。创新不是无本之源,不是全然凭空想象。如果说既有存在是一座高山,那么创新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开拓和努力。创新当然也有一个路径和方向的问题。创新的路径和方向,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板。更何况每位创作者都是各不相同的个体。不过,从创作的实际情况看,也不乏一些趋向性的关注点和思考点。

时代精神的童话传递。时代精神来自现实生活,是现实生活的提炼和升华。而童话乃所有文学样式中距离当下社会最远的特殊样式,按说两者之间关联度不会太大。其实不然。因为说到底,所有文学样式都是生活反映,不同之处在于这是“童话”的反映罢了,而这恰恰是我们的童话可以着力的地方。事实上,这方面不少经典童话早已有所表现。巴里《彼得·潘》中那个于虚乌有的永无岛,并不只属于彼得·潘,更属于工业革命以来机械化、快节奏生活中的童年想象和童年期待;别忙着变成大人,请享受游戏的快乐,请享受童年的快乐。永无岛也是永恒童年的象征。圣·埃克苏佩里《小王子》告诉人们,这个世界是成年人主导的,但成年人太实际,太功利,他们早已失却了初心。他们不会为一朵花香流泪,不会和狐狸真心话别,不会去看44次日落。而这一切,只能发生在孩子身上。因为“那些大人们钻进了特别快车之中……不知道该怎么去追求什么”了。“特别快车”与儿童的初心,正是时代的绝佳隐喻。

东方气质的童话展示。现代意义上的童话源自西方,17世纪末的贝洛童话、19世纪初的格林童话、豪夫童话……至19世纪中叶,安徒生童话成为第一座童话高峰。现代意义上的东方童话虽然起步较晚,但中国民间童话古已有之,东方文化与现代童话互补互融,两者之间有无限制的可能性。这方面,安房直子、宫崎骏的作品不乏启示。安房直子曾经说过:在我的心中,有一片我想把它称之为“童话森林”的小小的地方,整天想着它都成了我的癖好。那片森林,一片漆黑,总是有风呼呼地吹过。不过,像月光似的,常常会有微弱的光照进来,能模模糊糊地看得见里头的东西。安房直子的世界是幽暗而又明亮的,是清晰而又模糊的,是明确而又神秘的,是既定而又未定的,是禅的,是道的,是东方文化浸润过的幻想故事。宫崎骏将热闹动漫注入了东方的安静、唯美、凝思和博大。让人在一动一静之中收获了独特的东方之美。中国作家当然也应该有中国式的东方表达。

现实生活的童话想象。现实生活是既定的,童话的想象是未定的。把既定的现实生活转化为未定的童话想象,需要高超的艺术协调、把控和统摄能力。能不能将“实”的现实生活转化为“虚”的童话想象,或者说,能不能让读者在“虚”的童话想象中感受到“实”的现实生活的力量,这是对创作者的极大考验。这方面,乔治·赛尔登《蟋蟀奇遇记》是一个极好的例证。这里有两个世界,一个“实”的世界,是蟋蟀切斯特与男孩马里奥们的世界;一个“虚”的世界,是蟋蟀切斯特与老鼠塔克、猫儿哈里的世界。在蟋蟀切斯特与男孩马里奥们的世界里,彼此没有语言交流;在蟋蟀切斯特与老鼠塔克、猫儿哈里的世界里,大家畅所欲言。然而,这两个互不相干的世界却在蟋蟀切斯特演奏(鸣叫)中紧紧联系在一起了。喧嚣、繁忙、物欲横流的大都会需要天籁之音,需要天籁之音抚慰劳累、伤痛以及永远失去的内心宁静。这就是童话对现实生活的想象。

童话的代际传承需要更多的新生代,童话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新生代。新生代意味着新气象、新景观、新愿景,新生代意味着不断创新。创新不一定能成功,但没有创新我们将永远止步不前,永远不可能有新的发展。

创新意识与童话艺术发展

□孙建江

■动态

中国儿童文学来到肯尼亚

肯尼亚当地时间9月25日至29日,“湖北出版文化展”在第22届内罗毕国际书展举办。在这一内罗毕书展上,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举行了以“分享阅读 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此次活动参展图书的中英双语共40余种,其中有《曹文轩画本·草房子》(英文版)、《龙月》(英文版)、《耳朵先生的音乐绘本》(英文版)、《上天知天文 下知地理》(中英双语)、《起点阅读中英双语桥梁书》(中英双语)等优质原创图书。书展上,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发表了主题为“阅读点亮人生”的演讲,中国作家协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副主任王泉根发表了主题为“童心无界,文学有情”的演讲。

内罗毕书展期间,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树林、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出版管理处处长周凤荣、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毕华、长江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兵携手张之路、王泉根走进当地小学并捐赠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双语图书和学习用具。(鄂闻)

“童悦工程”走进村镇

日前,由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共同发起的大型文化扶贫公益工程“童悦工程”走进河北涪源县,捐赠纸质图书和电子阅读器,邀请儿童文学作家、专家进行公益讲座,将中国童书精品送到涪源县十个推广点学校的孩子手中。

为了让优质阅读成为每个童年都能公平享受的公共文化服务权利,在工信部、文旅部等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共同发起了“网络+阅读”大型文化扶贫公益活动“童悦工程”,该工程面向老少边贫地区,自今年5月30日正式开通全国线上阅读服务以来,活动已经走进了河北、四川和甘肃的12个县的100个村镇校。

启动仪式上,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副会长武锁宁、涪源县委书记郭有和代表主办方致辞。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香,儿童文学

作家、冰心儿童文学奖评委会秘书长梁平为老师和孩子们就《如何选择好书:什么是儿童文学精品》《阅读与成长》做了专题讲座。联通沃悦读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咪咕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信天翼阅读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为涪源县10个推广点学校代表捐赠了精品纸质图书和电子阅读器。《作文周刊》《英语周报》社在该县设置了“童悦工程”共建基地和共建实验学校。

在本次活动中,参与捐赠的图书单位有韬奋基金会、浙江文艺出版社、海燕出版社、河北少年儿童出版社、甘肃少年儿童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青岛出版社、安徽少儿出版社、新疆出版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等。

据主办方介绍,目前已有100多家出版社、文化机构和作家报名参加“童悦工程”。(儿文)

■插图欣赏

小狐狸的旅行 杨小婷 文/图 天天出版社 2019年10月出版

儿童文学
第四七〇期
李学军